



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原来你是童童啊。等一等,你真是童童吗?那为什么每次我喊“童童”的时候,你却又告诉我是冬冬?

遇到双子,快乐翻倍

我没有脸盲症,可是,一遇到“双子”(双胞胎),我就成了典型的脸盲症患者。

小时候在农村,双胞胎很少,邻村有一对双胞胎,与我同龄,我们是同班同学。他们是我认识的第一对双胞胎,一个叫文,一个叫武。说认识,其实有点勉强,因为我根本分不清他俩,谁是哥,谁是弟。老师似乎也分不大清,经常将文的作业本给了武,或将武的成绩单给了文。没关系,给谁都一样,他们自己搞得清。我和他俩的关系不错,准确的说法,应该是都不错,虽然我转身就分不清,刚才谁推了我一把。也无碍,将友谊同时记在两个人的头上,友情就翻了倍,是双份的友谊。

但也有尬的时候。有一次,与哥俩中的一位,发生了争执,最后还动了手,狠狠地打了一架。小时候我一定打过很多架,都淡忘了,唯有这一架,一辈子忘不掉。不是因为这一架,打得有多猛,小孩子打架,多是拉扯,摔几跤而已,爬起来,拍拍屁股就没事了。这一架,之所以印象深刻,是因为第二天在学校迎面碰到哥俩,我愣住了,不知道昨天是与文打了一架,还是与武干了一仗。我只是与哥俩之一打架了,不该影响我与另一位의 友谊。可是,我该与谁一如既往地热情打招呼,又该与谁像仇敌一样分外眼红地相见呢?终摸不着头脑,只好向两人同时笑笑,点头致意。哥俩倒也有趣,竟同时与我微笑点头,好像谁都不是昨天与我打架的主。我与“双子”的友谊维持了几十年,一文一武,或文或武,都是翻着倍的。

很多人跟我一样,分不大清双子。甚

至有的年轻父母,偶尔也会不清谁是老大,谁是老二。网上看到一个搞笑的视频,一对幼小的双胞胎,哥哥一天洗了两次澡,先是妈妈洗了一次,接着爸爸又给他洗了一次,还不会说话的弟弟,一次也没洗着,急得哇哇叫。双胞胎往往因为长得太像,站在一起时,让人傻傻地分不清。但如果双子分开了,你可能更难以分辨,他到底是老大,还是老二。因而,双胞胎只有站在一起时,你才能从微小的区别中分清谁是谁,比如一个略高,一个略矮;还比如一个稍胖,一个稍瘦;抑或一个喜文静,一个爱热闹,一对比,就区别出来了。

记得上大三时,系里开运动会,大二班有一位女同学,拿了女子十项全能的冠军。有人就质疑,她有一个双胞胎妹妹,在另一个系就读,一定是姐姐妹妹同时上了,各拿出自己的强项,两个人联合在一起,谁能敌?但因为确凿的证据,此事不了了之。后来不久校运会,姐妹俩竟同时出现在了赛场上。女子5000米长跑时,姐妹俩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,分别代表自己所在的系。从观众台看过去,两人除了穿的运动服不一样外,真是毫无二致。最后100米冲刺时,跑在最前面的只剩下这姐妹俩,四条美丽的大长腿,你争我夺,并肩齐行,第一个撞线的,我们无法从她的脸判断她是不是我们系的,但我们认出了红色的系服,她是我们的。后来我在校园里遇见她,向这位小师妹表示祝贺,为我们中文系拿到了女子5000米的金牌,她灿烂一笑,那是我姐。

我的一位同事,也有一对可爱的双胞

胎女儿。两个女孩,长得真是太像了,同事又总是给她俩买一样的衣服,一样的书包,一样的鞋子,一样的发饰,害得我们总是张冠李戴,分不清谁是谁。那天,又在单位门口遇见了其中的一位,我喊住她,“冬冬,又来找你爸爸啊?”女孩看看我,歪着头,粲然一笑:“喂,谢谢张叔叔。”我笑了,纠正她:“冬冬,我不姓张,我是你孙伯伯啊。”女孩笑得更灿烂了,“嘻嘻,我知道你不是张叔叔,我也不是冬冬啊,我是童童。我跟你说过一百遍了,我是童童,我是童童!”哈哈,原来你是童童啊。等一等,你真是童童吗?那为什么每次我喊“童童”的时候,你却又告诉我是冬冬?

我新愿我能同时遇见双胞胎,这样,我朝一位笑笑,再对另一位也笑笑,或者眼睛看着他们(她们)的中间,喊出他们的名字,就总有一个是对的,免却认错人和喊错名字の 尴尬。如果迎面只遇到双胞胎中的一位,我就眯起眼睛,做出猜谜状,嘴里念念有词:“让我猜猜啊,你是……”往往未等我说出他(她)的名字,他(她)就会主动告诉我,他(她)是双子中的哪一位。

遇见冬冬是一乐,遇见童童又是一乐。“双子”让我脸盲,双子也让我的快乐翻倍。哈哈,哈哈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风景独好

■罗文

七都溪的水真清,云石的灵魂活在七都溪的溪水里。七都溪的石,把云石的地质历史拉得很长很长。钟阿马、沈佩兰等都是七都溪的优秀儿女。茶文化之旅、火山遗址之旅、生态农业之旅、红色教育之旅充分融合起来,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碰撞,谱写新的篇章。

七都溪石谱新篇

碧,最深处或有三米,微风过处,几丝涟漪,水草在水底微微摇曳。掬一口清泉水,甘甜无比。

七都溪的石,把云石的地质历史拉得很长很长。

溪石不言。但你捧起每一块卵石,看它蜂窝状的孔洞,波浪状的矿物带,包裹的玉化层,它分明在告诉你它的前生故事。1.2亿年前的那一日,岩浆喷薄而出,橙红色岩浆如怒龙般蜿蜒流淌在原始溪流的沟壑。冷却后的岩石不断风化崩塌,又经流水长期摩擦和碰撞,渐渐褪去棱角。有人说静卧溪底的每一块卵石,都是地质纪年表上的一枚密码。如今它们静静地躺在谷底,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聚或散或滚圆或椭圆,随流水弹奏着一首首乐曲,或欢乐,或激昂,或平和,或月明星稀时的忧伤。赤脚站在溪石上,澄澈的溪水轻轻没过脚面,清凉的感觉瞬间从脚底传遍全身,暑气和疲惫一扫而空。石与草动静相宜。石边的小灌木及菖蒲、狗尾草、藻类等植物茂盛碧绿,小沙渚上的绿草因为水的滋润显得特别绿。搬开石块,运气好能捕捉到溪石斑鱼、青石蟹。一只石蛙趴在溪石上,褚褐色的背部颜色和岩石很接近。它们伪装得很好,若不小心很难察觉,稍有动静,就腿一蹲迅速跳入草丛。

七都溪的两岸,是一幅和谐宁静的田园画卷。

溪水入口处,有一陡峭石峰,地势竟上,如将军当关。随后,一侧是幽静山林,另一侧

生机勃勃的稻田,一幅和谐宁静的田园画卷逐渐铺展。山峦叠翠,环抱着沿岸的各个山村。山林茂林修竹,郁郁葱葱,特别是毛竹如海,连绵起伏,真是清泉石上流,翠竹风中摇。白墙黑瓦的民居布局错落有致,房前屋后种满了果树和庄稼,绿油油生机勃勃。炊烟袅袅,鸡犬相闻,陶渊明的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在这里具象。

七都溪滋养了沿岸各村千年的烟火。但当人们索取无度时,它也会疲惫、枯竭,美丽的容颜蒙上一层灰垢。曾几何时,人们走过它的身旁,都皱起了眉,掩住了鼻子。

东方风来满园春,人们没有忘记母亲溪,他们用了几年时间进行综合整治,砌石护岸,拦水筑坝,让七都溪重新焕发了青春。如今的七都溪,有网红泳池、滨水栈道、楹联长廊,可以露营钓鱼,在溪水中冰镇西瓜,在云端点手冲咖啡,在星空房间数星星吃当地美食。也可以空中滑翔、峡谷漂流、登山步道,上天入地。钟阿马、沈佩兰是七都溪的优秀儿女,他们的纪念馆已成为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茶文化之旅、火山遗址之旅、生态农业之旅、红色教育之旅充分融合起来,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碰撞。七都溪收获着子孙们的感恩,人们一定会为它创造新的神话,新的故事,谱写新的篇章。

七都溪,日夜流淌。注永兴、入浦阳、过钱江、奔东海。当你奔向星辰大海时,请铭记两岸的人溪水般绵延不绝的乡愁。

背包揽胜

■木瓜

走出袁家村,已时近黄昏,天空湛蓝,山风追寻着生命,吹来带有草木微凉的气息。回望九峻山的脚下,石头堆叠的村庄呼应着袅袅升腾起炊烟的轮廓,形成连续闪动的空间变化,那里林林总总的陕西小吃,让人回味,让人内心葱茏。

袁家村的陕西小吃

菜盒子、锅盔、肉夹馍、厚德麻花、生余丸子汤、陕南黄金土豆、汉中红苕皮、热甑糕、袁家馓子、煎搅团、浆水鱼鱼、涮锅油饼、扁豆面、老丁家腊牛肉、豆腐脑、油坨坨、野菜煎饼、淳化荞面饸饹、酱辣子、五香干馍、手工搓搓、礼泉烙面、豆面油茶、老李炒凉粉、旋饼、粉蒸排骨、蒲城油糕、驴肉、猪蹄、手擀酸汤面、老王家油泼面、岐山臊子面、骆驼肉、鸡蛋灌饼、九峻糰子、泾河滩红薯条、牛舌酥、石家菜包子、野菜面疙瘩、三原蓼花糖、金线油塔、扶风一口香、何记枣泥饼、锅贴、蜂蜜粽子……店家挨着店家,无数面幌子在屋檐下晃荡,人声嘈杂,烟火气弥漫,味蕾不停地碰撞,一时间不知带走了多少时光与过往。这是袁家村的一条小街,名曰“小吃文化街”,街两旁全是妥妥的陕西风味,道路不宽,三五米不等,每家店面门口都摆满了木桌竹凳,坐满了食客,一眼望去,这场景极富生趣,应景了一句古语:“民以食为天”。

在熙攘的人群中,走走停停,四下里瞅瞅。52号铺,这是“老王家油泼面”,刚出锅的油泼面,泼上滚烫的菜籽油,秦椒粗粉的辣子焦香瞬间释放,弥漫了半条街巷,也挠动了我的心思。往前,“高素娥烙面”,门前角落里空着两张竹椅,落座后大伟叫了两碗烙面,他介绍说:烙面,“世界面食之鼻祖”,古称饼面,汤饼,是礼泉县传统面食,其历史可追溯至距今4000年的商末周初,秦朝时被称为“大秦第一面”,烙面鼎盛于大唐,民间传说唐王李世民晚餐尤喜食烙面。不一会,两碗热气腾腾的礼泉烙面就端了上来,只见碗中的烙面,薄如蝉翼,汤底醇厚,辣椒面细如粉末,浇淋上臊子汤后颜色红亮,吸溜着吃,口感筋道,酸酸辣辣着实过瘾。一碗面下肚,并未觉着太饱,于是我俩来到一家“浆水鱼鱼”,花了16元,叫上两碗“鱼鱼”。浆水鱼鱼曰鱼,其实并不似鱼,其状酷似蝌蚪,陕西话叫“蛤蟆骨斗”,是一道著名的小吃。鱼鱼是用玉米面搭配上芹菜浆水作为汤底制成的面疙瘩,吃起来口感酸爽,鱼鱼嫩滑,汤汁浓郁,味道十分鲜美。

大伟告诉我,陕西人最爱面食,他打小就是吃面、馍、饼、粉长大,一吃上面,心里就亮堂、踏实,浑身是劲。他诙谐地称这条街是“面食江湖”,爆肚面、汇通面、裤带面、油泼面、臊子面、削筋面、焖面、武功旗花面、北牌擗面、彬州御面、鸡汤老砂面、驴蹄子面、酸汤挂面、户县软面……吃上任意一碗面,你能想象出,这就是关中人的惬意小日子。

湘湖新苗

■李哲雨

听罢,我不禁感叹:十年又十年,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,毫不留情。原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,时间的流逝会愈发让人觉得匆匆。

时间突然变快

小时候,我觉得时间是一天一天走过的。清晨,妈妈送我上学;中午,在学校食堂与同学一起用餐;傍晚,爸爸的身影准时出现在校门口,接我回家。日子便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悄然流逝。

而如今,我恍然惊觉,时间的脚步好似切换成了以周为单位。周一到周五,背着书包穿梭于校园,每天课程表上不同的科目排列组合,总能给我带来些许期待,可日复一日的作息,又让日子仿佛被复制粘贴,周而复始。

我不禁纳闷:为何时间突然变快了?

带着满心的疑惑,我跑去询问爸爸。爸爸微微一笑,说:“当你沉浸在快乐中时,时间就像插上了翅膀,飞逝而过;可要是你觉得无聊乏味,那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在慢慢爬行。”爸爸的话虽有几分道理,却并未完全解开我心中的迷团。

于是,我又跑去问妈妈。妈妈温柔地看着我,笑着说:“在妈妈眼里,时间是一年一年过的。看着你从懵懂无知的一年级小豆包,一步步成长为五年级的小少年,又想象着你未来还要步入初中、高中,每一年,你都有新的变化,新的成长。”

妈妈的话让我陷入思索,仍觉意犹未尽,便拨通了外公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外公缓缓说道:“到了我这把年纪啊,时间是十年十年过的,记得上次我还只有60岁,仿佛只是转瞬之间,我将要70了!人就这么老喽!”

听罢,我不禁感叹:十年又十年,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,毫不留情。原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,时间的流逝会愈发让人觉得匆匆。我们能做的,唯有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,用心去感受生活,或许才能稍稍留住这如精灵般飞逝而过的时光。

馨香一瓣

■骆红惠

绣绣并没有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,但她做到了更为难得的事——在平凡中见证不凡,在限制中实现自由,在贫瘠中培育丰盛。她的花园也许不大,但每一朵花都凝聚着“日子过出花来”的生活艺术。

把日子过出花来

适应”能力。她没有等待外部环境改善后再开始生活,而是以当下条件为起点,立即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多维世界。这种“即时开花”的智慧,让我们看到乐观不是盲目期待未来会更好,而是在此刻就发现并创造美好。绣绣的乐观是行动式的乐观,她的笑容不是来自困境的消失,而是来自自己在困境中依然能够创造的成就感。

绣绣与周围人的互动构成了一幅更为丰富的图景。她的积极态度不是与世隔绝的自我安慰,而是如石子入水般产生连绵涟漪,悄然改变着周围人的心态和行为。家人从不解到支持,邻居从旁观到参与,绣绣的乐观具有传染性,她证明了个人态度可以微调整个小生态系统的情感气候。

绣绣的人生哲学向我们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:面对无法选择的外部条件,我们究竟有多少内在自由?《生万物》通过绣绣的故事给出了明确答案——人类最根本的自由